这三年

蔡永兴

一个幽灵，一个正在并将继续着永恒轮回的幽灵飘浮在我的上空，从我反问心灵“我存在与否”起。

“快看查拉图斯特拉！他在我们的中间行走，就好像他在动物的中间行走一样？”那么幽浮在我周围的名为尼采的幽灵正向我传递什么隐喻？负重的骆驼？撕咬一切的狮子？还是本初的婴儿？至少自这一年起，我不是“我”了。

(点拨:本文作者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大量的隐喻与象征直接纳入文本：“负重的骆驼”隐喻人放弃生活欲念与自由，忍辱负重，肩负太多他人沉重的“你应该”的教言；“狮子”隐喻着人为自己创造自由以便从事新的创造；而“婴儿”代表着人的纯洁与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人创造自由的第一步。)

那些人有如此多的善，又有如此多的虚弱，它们之间就像是沙粒与沙粒之间一样，是“公正的、亲密的”。当我小有所成并且心生快意之时，正如尼采所语：“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他们会抛出卑鄙的目光。因此，那个遭受同时代人贬低，而直到晚年时期，其哲学的价值才被人们认识到的幽灵，向我靠近。永远不要指望那些庸俗的人会达到同等的高度。如叔本华所言：“爱慕虚荣的人非常健谈，而内心骄傲的人则沉默少言。”因而，我漂泊到了一个理想的悲伤之所。第二年，幽灵的气息更丰富了。

(点拨:尼采在人类身上看到这么多的善意、同情、公正，但也看到了人类的诸多弱点。这些特点就像沙粒与沙粒一样亲密。尼采同时也强调：所谓的“公正”，只是站在自己的狭隘立场去进行判断，而无法去除自我的主观偏见。)

今年便是我找寻存在的第三年了，我行走于道路上，心灵就像幽灵的形体一般虚无。“我是一个十足无能的人，正如现在的许多人一般，认识幽灵却说不出一句自己的话，我想我连骆驼都不是，或许我是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那种认识浅薄、极度虚伪的火狗？不！绝不！我应该成为超人，成为那一道声震人间的闪电！那么我再一次发问：我之存在与否？我之如何存在？”

(点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指出大地的皮有各种病，其中一种就是第三段提到的“庸俗的人”，另一种就是“火狗”。火狗象征着一群充满热情又缺少思考、追寻自由实为伪善的暴力改革者。此处意在强调“我”的虚无感。)

“人生而平等，自然赋予每个人躯体，皮囊之下谁都有五脏六腑，这便是人之平等最好的证明，所以自降世起我们便平等拥有了存在性，并且为存在而存在。”从身后追来的金济——我今年认识的不是幽灵的新家伙——争辩道。

(点拨:文中多处出现“幽灵”一词。第一段与第二段中以幽灵比喻思想的抽象性，是指尼采的哲学思想不断渗入“我”的内心。第四段的幽灵则比喻尼采思想中的虚无主义：因“上帝死了”后形成的价值真空而悲观，却又无力解决。金济试图以一个理性主义者的身份对抗尼采的存在主义所带来的虚无价值，因此“我”强调他“不是幽灵”。金济的出现是文中“我”思想改变的重要契机。)

“别将那种存在之存在丢给我这种悲观主义者。并且离我远些，否则我也即将成为某颗‘公正的、亲密的’沙粒了。”我推了推这个向我贴近的人。

“你的话还是那么不明所以呢，不过言归正传，我想你不是一个会堕入虚无的人，因为你的理性。我们都在凝视深渊，而此刻深渊还未凝视我们，我想我们应该将目前的创造性再提升一下。”他丝毫没有顾及我方才说的话的后半句。

“首先不要将你的理想强加于我，任何人都存在堕入虚无的危险，并且你的话同样不明所以，你所说的‘深渊’代指何物？还有，你要创造什么？”

(点拨:尼采认为人类的思想便是深渊，而“同情是最深的深渊”。因为人们对人生与自我观察得越深，对痛苦也就感受得越深，这样很容易导致强烈的悲观主义倾向。所以尼采也说：“看到深渊，却以鹰的眼光看它的人，——以鹰的利爪抓住深渊的人：这种人才有勇气。”他强调人类面对痛苦与同情时要昂然傲视。)

“正是你深陷其中的——‘自我’啊。你知道吗？萨特在其初期所著的《自我的超越性》一书中将自我一分为三：反思意识的‘我’、被反思意识的‘我’和被‘悬搁’解放的先验意识的‘我’。由此产生三个‘我’的问题。而你现在正处于前两种自我的反思与被反思状态中，并且……”

“并且，尼采所说的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虚无主义’，正侵蚀着我自己，所以你想要我们一起将目前我们所有的创造进行提升？”我不由自主地接过他的话。

(点拨:虚无主义产生于悲观主义。强大的生命欲望在遭到世人的诽谤后，就容易转而诅咒自身。大众掌握了话语权，将高贵者拉入平庸，而平庸者面对生活的重压又无能为力，高贵者认清现实却同样无力改变。上帝虚无，带来了价值虚无；承认“上帝死了”之后所带来的价值真空，也同样带来价值虚无。文中的“我”此时已经意识到尼采对自己产生了影响。)

我继续发问：“所以要针对自我创造什么？”

“这正是我来找你探讨的问题，我想我被阻塞于此了。”
“在深入探讨之前，先说明你是如何想的，并想如何做吧。”
“通过教育他人，劝告他们进行深刻的阅读，从而塑造他人，让他们与自己共同探讨出路。”

“那还真是个既愚蠢又略显可爱的办法呢。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叔本华告诉我们要很小心地劝阻他人，而在尼采那里，大部分的他人都如动物一般栖息着。并且叔本华强调人们不要过多地阅读，因为思想是目的而阅读只是手段罢了，那些书读万卷而思想、行为却如同芸芸众生一般的人多之又多，而他们的内在往往虚浮。所以，我们应该撕咬自我，从而再创造一个自我出来，等到那时，‘它走近了，这伟大的晌午’。对，没错！我们要摧毁、破坏，从而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对，我应该存在于自己的身体中，而非存在于尼采或叔本华或其他任何人的支配下。我本身便是个高于幽灵的存在者！”

(点拨:人类通过阅读来了解思想，又试图通过让别人阅读，同化他人的思想，把他们变成朋友，但这些其实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差异。“超人”哲学强调人类凭借自身的意志，不断突破自我，创造自我，摆脱旧价值；而阅读时如果只是皈依他人的思想，则与尼采背道而驰。摆脱旧价值，重新认识真正的自我的那一刻，便是尼采口中的“伟大的晌午”。所以真正理解尼采，便是：先读他，然后突破他，创造一个崭新的自我！)

“你的想法如此惊人——再造一个自我！”金济放缓了脚步。

“存在者却发问存在否，这本身就很奇怪。”我暗想。

这三年便是，我再造一个“自我”的过程。

(点拨:前四段讲述了“我”作为读者在阅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三年的心灵变化；从第五段开始，在与金济的对话中，“我”逐渐跳出“读者”身份，变为创造者，从虚无主义中提取了积极主义精神。)

总评:如果要读懂本文，恐怕要先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此书中大量的词汇、语句被直接或间接地引入本文中，在增加了文章的文学、哲学意味的同时，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以查拉图斯特拉的经历为主线，以查拉图斯特拉的口吻来抒写尼采的思想。此书前三个部分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个部分写查拉图斯特拉走出森林，宣传“超人说”；第二个部分写回到山上的孤独的他梦见自己的说教被世人歪曲，于是再次下山，这是他思想日渐成熟的时期；第三个部分写他重新归山，“永远回归”的思想宣告成熟。本文作者在行文时叙议结合，巧妙地将其与“这三年”暗暗扣合：第一年开始寻找；第二年认清现实后产生了虚无与悲观；第三年突破与创造，重拾自我，这代表“我”的精神成熟。这样的设计在内容上符合尼采哲学的内核，形式上又契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写作方式，真可谓够“尼采”！（决赛评委  张健）

参赛者说

在“要我写的”和“我要写的”之间，我选择后者，因为我注重自我选择的自由。首先在赛题的选择上，我自然是选择了自由度最高的“这三年”，它不只是一个时间跨度，在内容上可以包罗万象，这样至少保证了我的手脚不会被赛题束缚。

作文的主旨要在开篇有所一瞥，但不全然突出，于是我需要一个能将主旨延展的线索。当时脑中闪现出《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然而主义的幽灵此时并不为我所需，我要谈及的是我近年受思想上的幽灵支配的状况，于是那些已逝的留下伟大思想的人便成为此文中支配着现代人思想的幽灵。而像《理想国》那样以对话体将思想呈现出来的方式我尤为喜爱，所以此文借鉴这种方式展开主旨。

当我真正下笔去表达思想时，并无大的阻碍，因为我所要表达的思想源于自我的经验，但如何交代是需要具体事件作为载体的，文章中所写的交谈并非事实，我只是以此为由来展开主旨。如何将哲人的思想自然地插入文章中呢？其实并不难，因为哲人各种学说之间的联系相当密切，当抛出“一”的时候，“二”就能引出。说实在的，尼采绝对是我最大的“敌人”了，正如叔本华曾是尼采最大的“敌人”那样。若要创造必先破除——“活在自己的身体之中，而非任何支配之下。”